

仟

鄉 故

文 欽 許

元 辰

2 哥 倫

友三大學圖書館

故
鄉

烏
合
羣
書
之
一

許
欽
文

小 引

我讀許欽文先生的小說，始於去年的夏天。

人都相信他的耳朵，不相信他的眼睛，所以無論對於什麼，常苦於不能認識其真價。據我所知，則許欽文先生的小說，確曾在這樣的不幸中，好久地被忽視過去了。

至少，我自己便是這樣。但終於，一個新的機會來了。一天，魯迅先生把這故鄉的原稿交给了我，要我選一下；如可以時，並且寫一篇分析的序。

於是，我開始讀的，便是那第一篇這一次的離故鄉，我開始驚異了。在這篇短的故事裏，鄉村的描寫，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分析，人

間的真實性，都是向來所不容易看見過的。

我繼續讀了下去，而爲我所最感到趣味的，尤其是這書中的青年心理的描寫。

一天，我把這書還了魯迅先生，我述說了我的意見。

「是的呵！我常以爲在描寫鄉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寫不過作者；但我又常常懷疑是感情作用……，」魯迅先生驚異而歡喜地說了。

但我那時，正困在一個冷靜的缺乏的恐慌時期，所以我沒有能夠寫得出一篇分析的序；以爲只好俟諸異日，再得重將這書細讀一遍的時候了。

便拖延至現在，出版的時期已經很快便要到了。而我却又忙着出走的恐慌，則真的又只好俟諸異日了。

目 錄

這一次的離故鄉	一
凡生	一九
傳染病	三七
博物先生	五五
上學去	六七
一餐	七三
大水	八七
「請原諒我！」	九七
理想的伴侶	一〇七

口約三章	一一五
貓的悲劇	一二七
妹子的疑慮	一三九
瘋婦	一四七
職業病	一五九
鄰童口中的獸子	一七三
毀棄	一八三
父親的花園	一八九
一首小詩的寫就	一九七
津威途中的伴侶	二〇七
模特兒	二一九
小狗的厄運	二二七

一張包花生米的字紙	二四五
懷大桂	二五三
一生	二六五
已往的姊妹們	二七九
松竹院中	二九三
珠串泉	三一五

這一次的離故鄉

「出門全利：不如家裏。」

「人家的金窠銀窠，不如白家的草窠。」我的母親時時這樣說。從前她的父親每年須往北京兩趟，那時汽車尚未通行，汽船不時出險，旅行不如現在的安全。見人須拱起雙手，舉杯須畫一圓圈，作客又不如現在的自然。記得幼時風狂雨大，雷電交作，兄弟姊妹聚在一室面面相覷的時候，她又要說：「你們真是幸福，父母都在一塊。像我幼時，倘若你們的外祖父正在路上，碰着這種天氣，那怕是半夜三更，你們的外祖母也必定起來朝天祝禱，我幫她料理香燭，就是暑天，兩腿也會顫抖的呢！」我雖然不時和她謔：「現在不是那樣了。」

但人微言輕，那里能夠把她腦中根深蒂固的印象消掉。背思取消她這種印象，我的外祖父或者有這種能力，無如早已旅行到非人間的世界去了。

十一年十月六日的後半夜，我醒過來，覺着氣溫比前半夜低了，照常的把被窩弄了點小，漸漸的暖了起來，很是甜蜜的樣子。這時空氣是靜寂着，只有時鐘不絕的發出滴搭滴搭的聲音，我聽着不知不覺的發生異樣的感應，却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想有事總得白天去做，黑夜應該睡覺的時候何必多想？我剛又將睡去，突然聽着時鐘打了四響，這響聲與平時的截然不同，我噢了一驚，還沒有從異樣到完全平靜的情緒，立刻變為興奮的了。同時感微時鐘，也很怨恨牠，沒有牠響，我必又睡着，誤過預定的事了，可是我這時不得不拋棄我暖和，甜蜜的被窩，也是牠的響來促成的。

這時我似乎被一種極大的勢力逼迫着，不得不坐將起來，可是一經坐起，不但上身覺着寒冷，無情的寒氣侵入被窩，直攻大腿，打一個呵欠，全身顫抖一陣，腰背的酸痛也覺得了，只是覺着再鑽進被窩是無上的幸福。我忽然無前提的感着——

「這時不應該起來，這里不應該離開。」

我就想用這瞬間所感着的取消預定的事，呵欠接連的起來，身子也跟着顫抖，好像是贊成這辦法，並且促成決定。我昨天睡的太晚，事情也太多做了，無怪腰背要酸痛，今天又起的這樣早，身體不就要病倒麼？我似乎——實在應該趕快決心，一準用這瞬間所感着的取消預定的事罷。然而腦中又起了個念頭：「預定的事是經過三個月的思考的。」我並非以經過時間的長短為標準，不承認一瞬間所感着的是不能打倒經過三個月思考預定的事的，我是沒有却下這念頭的方法，

是顧不到這瞬間所感着的。

這種事情我早已畏惡了，因為一打鋪蓋，跟着就須消魂失魄。我的經驗，爲人做這種事情與爲自己做是一樣的。我做這種事情不知已經多少次，觸景生感，舊事重憶，我這時的腦筋，真是忙碌極了。

爲的是怕母親聽見，起來爲我造飯，我打鋪蓋輕手輕腳的不敢作聲。母親只准我幫同她汲水，不准我燒火，有時我已經捏起燒火棒，她常趕來奪下，六妹也只得洗菜，八妹是更其無須說了。她說，兒子和年幼的女兒是不能做燒火這種事情的。她自己從未做過這種事情，現在勉強的做去，不時要患頭暈。唉，我自回家三個月以來，餐餐喫她造的飯，真的不安極了！她不肯讓我做我腦筋中的兒子應該做的事情，我不能盡她腦筋中的兒子應盡的職分。她並不責備我，我委實夠難受了。當我被她奪下燒火棒的時候，竟能使我懷疑，我的解除婚約

是做錯了。我情願在路上買點糕餅當早餐，不願她起來爲我造飯，增加我的難受。那知道我打好鋪蓋走下樓去，堂前早已點着明亮的燈，夾着水蒸氣的烟一團一團的從廚房裏溜出來，六妹八妹也都起來了。就是我又睡着了，她們既然都已起來，總會來叫我的，反正總得做我預定的事，我似乎也無須感激時鐘；可是她們的拋棄暖和，甜蜜的被窩，爲的是什麼呢？我口裏却不由的這樣說了：「怎麼我一點也沒有聽見你們的聲音？」母親似乎無暇理會這問題，八妹叫我蹲下，兩隻小手就攀住我的頭，小嘴巴對着我的耳朵輕輕的說：「阿娘說是你身體太累了，應該多睡一點，叫我們不要驚醒你，所以我們都是輕手輕脚的沒有作聲。」回憶我五六歲的時候，一刻不能離開母親，一天不見，一天流涕。夜半如聽見有狗吠或者風吹物響等聲音，就必須用手去摸她，看她是否在我的身旁。因爲覺着只有她能夠唯一的絕對的愛

我，盡心的保護我。現在，只有我能忍心的離開她，她對我，何嘗改變了從前的態度！只要把我回復到五六歲時的情境，難道我會以三個月的思考來決下離開她！倘使時鐘不響，我自己不起來，以我的經驗推度，她一定不忍來叫我。五年前我從奉天回家的時候，她不是說，「一切都不要緊，只要你回到家裏就好了」？固然她是安慰我，看她的神氣，委實是很高興的。她的爲我造飯，無非是寧可預備罷了。驚醒我的時鐘究竟是很可恨的！八妹小手觸我面部的感覺，和她輕脆的聲音，如果不再見她的面，這種殘覺，恐怕是永久不會消滅的了。

這時六妹幫助母親造飯，八妹戀戀的和我說——

「你去的北京，是否就是四姊讀書的北京？」——寒假，暑假，五姊，四哥都必回來，四姊爲什麼老是不回來的呢？」——

「只有一個北京，我去的自然就是她讀書的北京。」

因爲那里路

遠，所以她不能常常回來。」

「我想路遠也不難回來，譬如外婆家比進城遠，我們往外婆家只要早點動身，晚點回來就得了。她一年，二年，四學期，五學期的不曾回來，難道她把我們忘了，連早點動身，晚點來到也不願意？」

「不，北京比外婆家實在遠的很多很多，要遠一千幾百倍，就是有像幾十個一百個的外婆家那樣遠。」

「那末，也是走不到，搖不到的了？」

「這不打緊，因為有一樣很好的東西可以坐，就是走的很快的火車。」

「那末，四姊為什麼不坐這很好的走的很快的火車回來呢？」

「坐火車要化很多的錢的！」

「要化很多的錢才能坐牠，我想這火車也不是好東西了。並且前

幾天阿娘想買一方肉給你喫，她說，「阿松是喜歡喫肉的，他就要出門去了，應該給他喫點肉，可是一角小洋也沒有。」後來只買了六個銅子的魚，三尾小鯽魚給你喫。我家現在沒有錢可化，你怎能去坐要化很多的錢才得坐的火車呢？我已有十幾個銅子積起來，就給你拏去罷。」她說完就走著要去拏錢了。

「呀，小妹妹！」我趕緊叫她回來說，「我已經有了免票，拏着這免票去坐火車就無須化錢了。」

「那末，四姊爲什麼不也去拏張免票坐着火車回來呢？」

「這種免票像她的女人是不能用的，並且很不容易拏到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

「小妹妹，饒了我罷，這些話我不能回答你了！」

時鐘又響了，爲我挑行李的元貞司務也來了，東方的天已漸漸的

從鮮紅變爲蒼白，我就須離開她們了。下一次的鐘聲我不能再在這里聽見了，或者我不能再在這里聽見鐘聲了。

「今天天氣倒很好！」我這樣勉強的安慰母親說。

「順風！」母親現着，我看去是勉強裝作的，笑臉說。這兩個字含着我外祖父的歷史，決非元貞司務之流所能了解的。

我離開她們約走了二十步，八妹追上來和我說：「我已大起來不要再玩泥人竹馬這等東西了。和四姊也說一聲，回來的時候，可將買玩具的銅錢給我買石板呢團！阿娘說的，女人十二歲爲大人，再過四年，我就是大……。」我剛出門，她就希望我回去。就是我得再到故鄉看見她們，我或四妹回到故鄉的時候，恐怕石板呢團她又不適用了。人生無時不在改變，過一剎那就有一剎那的改變，這一剎那的我決非前一剎那的我，下一剎那的我又非這剎那的我；人生不別則已，

一別就是永訣，因為下次再會，已不是別時的人生。不過小別不易覺着，而闊別之可悲，就在這裡了。就是我得再到故鄉看見她們，那時的她們難道還是今日的她們，那時的我，又必非今日的我；我們既然免不掉今日的永訣，將來另一人生的會而，今日又何必希望牠！

當時視為當然，說來却很費解。爲什麼我和我的行李一上航船，我的故鄉就背着我搖搖擺擺的移去，並且漸漸的收縮，終於連小黑塊也不見了！

一民國時代真是兩樣了，「航船約行了半點鐘的樣子，坐在我斜對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老人家，不自然的伸出長着一寸多長黃褐色指甲的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摸着他的鮎魚鬚，搖了搖頭開口說，「學堂更其無謂，不說別的，只要看太平漢的三奶奶，要是革命黨不造反，就是她的丈夫不再考上去，她做個秀才娘子也夠好了；現在呢，她的